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梁紀十五

起禘蒙赤奮若盡柔兆攝提格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五

大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獎來

聘

散惡壺翻  
騎奇寄翻

東魏儀同爾朱文暢與丞相司馬任曹

都督鄭仲禮等謀因正月望後觀打簇戲作亂

北史曰  
魏氏舊

俗以正月十五夜為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帛按魏書  
孝靜天平四年春正月禁打簇相偷戲蓋此禁尋弛也

任音

殺丞相歡奉文暢為主事泄皆死文暢榮之子也

其妹敬宗之后及仲禮姊大車皆為歡妾有寵故其兄

弟皆不坐歡上書言并州軍器所聚動須女功請置宮

以處配沒之口

處昌呂翻

又納吐谷渾之女以招懷之

吐谷渾國

于西魏西南高歡越境納其女以招懷之蓋  
欲借其力以侵擾西魏吐從暇入聲谷音浴

丁未置晉

陽宮二月庚申東魏主納吐谷渾可汗從妹為容華

容華

前漢內職舊號可從刊  
入聲汗音寒從才用翻

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

陀始通使於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

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

使疏吏翻下同李延壽曰突厥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

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為鄰國所破盡滅其俗  
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臂  
棄澤中有北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  
王聞此兒尚在復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於  
時若有神物投狼于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狼匿  
其中遂生十男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  
其一也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  
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滅沮渠氏  
阿史那以五百家奔柔然世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  
金山形似兜鍪借號兜鍪突厥突厥因以為號又曰突  
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諤步  
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此說雖殊



俗謂兜鑿為突厥因以為號厥九勿翻至其酋長土門

始彊大

酋慈秋翻長知兩翻

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人皆

喜曰

其國之下當更有國字屬下句

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三

月乙未東魏丞相歡入朝於鄴百姓迎於紫陌

朝直遙翻鄴都

記紫陌在鄴城西北五里

歡握崔暹手而勞之曰往日朝廷豈無瀟

官莫肯舉効

勞力到翻効戶槃翻又戶得翻

中尉盡心徇國不避豪彊

遂使遠邇肅清衝鋒陷陳大有其人

陳讀曰陣

當官正色今

始見之

言聞之古人有當官正色者今始見崔暹也

富貴乃中尉自取高歡

父子無以相報賜遲良馬遲拜馬驚走歡親擁之授以

轡東魏主宴於華林園

鄴都微京洛之制亦有華林園

使歡擇朝廷公

直者勸之酒歡降階跪曰唯遲一人可勸并請以臣所

射賜物千段賜之

時於華林園宴射賜歡物千段歡請回以賜遲

高澄退謂遲

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然遲中懷頗挾巧詐初魏高陽

王斌有庶妹玉儀不為其家所齒為孫騰妓

斌音彬妓渠綺翻

騰又棄之高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有殊寵

白居易詩云天下無

正色悅目即為姝誠有是事蓋玉儀所乏者非色必妖媚善蠱惑故所如衆女謠詠而不見容

封琅瑯

公主澄謂崔季舒曰崔暹必造直諫

造如字作也

我亦有以

待之及暹諂事澄不復假以顏色

復扶又翻

居三日暹懷刺

墜之於前

續世說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謂之刺後以紙書謂之名紙唐李德裕貴盛人務

加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澄問何用此為暹悚然曰未得通公

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季舒語人曰

語斗倨翻

崔暹常忿

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可殺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夏五月甲辰東魏大赦

魏王盟卒

九年魏以王盟為太傅

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丁

已魏主饗太廟泰命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徒度

洛翻

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

體字文泰令蘓綽做尚書作大誥今其文尚在使當時文章皆依此體亦非所以崇雅黜浮也

上

遣交州刺史楊暕討李賁

暕匹妙翻

以陳霸先為司馬命定

州刺史蕭勃會暕於西江

五代志鬱林郡梁置定州

勃知軍士憚遠

役因詭說留暕

說式芮翻

暕集諸將問計霸先曰交趾叛換

罪由宗室

謂李賁之叛由武林侯諸也事見上卷七年

遂使溷亂數年逋誅

累歲定州欲偷安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

生以之豈可逗撓不進長寇沮衆也

抗奴教翻長知兩翻沮在呂翻

遂

勒兵先發矚以霸先為前鋒至交州

考異曰典畧作十二月癸丑至交

州姚思廉陳書帝

賁帥衆三萬拒之

帥讀曰率

敗於朱鳶

朱鳶

紀在六月今從之

縣自漢以來屬交趾郡五代志

朱鳶縣舊置武平郡鳶音緣

又敗於蘓歷江口賁奔

嘉寧城

沈約志吳孫皓建衡三年分交趾立新興郡并立嘉寧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更郡曰新昌五代

志交趾郡嘉寧縣舊置興

諸軍圍之勃曷之子也

吳平侯曷

帝從父弟也曷音丙

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丞相

歡患之遣行臺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為世子澄求婚

使疏

史翻為  
于偽翻

頭兵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決婁妃曰國

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鎮南將

軍慕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公主

魏明元帝命柔然曰  
蠕蠕謂其蠕動無知

識也阿那瓌曰蠕蠕王雖曰以為國號猶鄙賤之也至  
高歡納其女號曰蠕蠕公主則徑以為國號不復以為

鄙賤矣蠕  
人充翻

秋八月歡親迎於下館

據北史彭城太妃傳  
下館當在木井北宋

白曰木井城今并州陽曲縣理又  
曰代州即古陰館城有上館下館

公主至婁妃避正室

以處之歡跪而拜謝

婁妃歡微時之妻  
正室也處昌呂翻

妃曰彼將覺之

願絕勿顧

史言婁妃為國家計有趙姬使  
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意

頭兵使其弟

禿突佳來送女且報聘

或云作聘

仍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

主性嚴毅終身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禿突佳怨恚

恚於避翻

歡輿疾就之

冬十月己未詔有罪者復聽入贖

天監三年除贖罪科見一百四十五卷復扶又翻

東魏遣中書舍人尉瑾來

聘 乙未東魏丞相歡請釋却山俘囚桎梏配以民間

寡婦

此却山之捷所獲西魏之兵也捷事見上卷九年桎之日翻桎古沃翻

十二月東

魏以侯景為司徒中書令韓軌為司空戊子以孫騰錄

尚書事 魏築圓丘於城南

長安城南也

散騎常侍賀琛

啟陳四事其一以為今北邊稽服

稽音啟謂東魏通和也

正是生

聚教訓之時

用伍子胥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言

而天下戶口減落闕

外彌甚

謂淮汝潼泗新復州郡在邊闕之外者

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

郡之衰削

衰薄侯翻

更相呼擾

更工衡翻

惟事徵斂

斂力瞻翻

民不堪

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

守式又翻下同

東境戶口空

虛

東境謂三吳之地

皆由使命繁數

使疏吏翻下同數所角翻

窮幽極遠無

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駕困守宰則拱手聽其漁

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為貪殘

黠下八翻長知兩翻重直用翻

縱有廉



平郡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為今天下所以貪殘良由風

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

詩魯頌曰魯侯燕喜鄭氏箋云燕飲也

相競

誇豪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

資

露臺之產謂百金也露臺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

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

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

畜吁玉翻妓渠綺翻

為吏牧民者致貲巨億

巨億者億億也

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

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

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

少詩治翻

如復傅翼增其搏噬

復扶又翻傳讀曰附言罷官家食之人復出為官猶不能奮飛之鳥復傅之羽翼也

一何悖哉

悖蒲

內翻下同

其餘淫侈著之凡百

言時人凡百所為皆事淫侈也

習以成俗日

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為禁制道以

節儉

道讀曰導

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不節之嗟亦民所自

患止耻不能及羣故勉彊而為之

易曰不節若則嗟若無咎象曰不節之嗟

又誰咎也琛引用之以發已意此論誠切中人情彊其兩翻

苟以純素為先足正彫

流之弊矣其三以為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

司莫不奏事但斗筭之人既得伏奏帷宸

宸於  
豈翻

便欲詭

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

分理

吹毛以求其疵  
以分其肉理言其苛細

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

繩逐者繩糾其過  
失而斥逐之也

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

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寔由於此

長知兩翻  
古寔寔同

誠願責

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

矣

微堅  
光翻

其四以為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

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

凡京師治署邸肆及國容戎備

治理事之所署舍止之所邸諸王列第及諸郡

朝宿之區肆市列也國容禮樂車服旗章也戎備用兵之器備也

四方屯傳邸治

屯軍屯也

傳驛傳也傳張懸翻

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

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

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

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

矣

此亦確論也

如此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啟奏上

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琛

蕭子顯曰自齊建武以來詔命不關

中書專出舍人省四省謂之四戶其下有主書令  
史舊用武官未改文吏人數無負莫非左右要密  
大指

以為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謹言日關聽覽  
謹多累

善言也  
直言也  
所陳之事與卿不異每苦控愆  
控康董翻愆作孔翻控愆因苦

也不暇  
給也  
更增惛惑卿不宜自同闕茸  
闕吐盡翻茸而隴翻闕茸不肖也劣

也  
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

不分別顯言某刺史橫暴  
上時掌翻別彼  
某太守貪殘

又翻  
守式  
尚書蘭臺某人姦猾使者漁獵並何姓名  
使疏  
取

與者誰明言其事得以誅責更擇材良又士民飲食過

差若加嚴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儻家家搜檢恐益增

苛擾若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

周禮王  
繕用六

牲謂牛馬羊豕犬鷄也又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注曰  
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帝事佛乃不

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

詩唐  
蟋蟀

刺晉僖公儉不中禮  
朝直遙翻復扶又翻

若以為功德事者

帝以供佛供僧  
設無遮無碍會

為功德事

皆是園中之物變一瓜為數十種

種章  
勇翻

治一菜為

數十味

治直之  
翻下同

以變故多何損於事我自非公宴不食

國家之食多歷年所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

帝每  
有東

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宮不由佛營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國來有不出於東南民力者乎惟不出於公賦遂以為不食國家之食誠凡所營造不闕材官及如此則國家者果誰之國家邪

以國匠

此自文其營造塔寺之過耳材官將軍屬少府卿國匠者官給其俸廩以供國家之用者大匠

卿掌土木之工

皆資雇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貪廉各用亦非

朝廷為之傅翼

為于偽翻得讀曰附

卿以朝廷為悖乃自甘之當

思致悖所以

悖蒲妹翻

卿云宜導之以節儉朕絕房室三十

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彫飾之物不入於宮受

生不飲酒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

之所見也朕三更出治事隨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

孔穎

達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竟畢其事也處昌呂翻好呼到翻更工衡翻朝直遙翻少詩治翻

事多日

晨方食日常一日若晝若夜昔要腹過於十圍

要讀曰腰

今

之瘦削纔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

故也

為誰之為于偽翻下手為同

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

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

尸主也

專委之人云何可得

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

漢鄒陽之言

二世之委趙高元

后之付王莽

趙高事見秦紀王莽事見漢紀

呼鹿為馬又可法歟卿云



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擘肌分理復是何事

復扶又翻下當復復見敢

同復

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何

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富國彊兵之術息民

省役之宜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倚聞重

奏

倚側也側者傾待之義如側耳側身側席之類重直龍翻

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

下海內

省悉景翻下遐嫁翻

庶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但謝過而

已不敢復言上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

射聲律草隸圍碁無不精妙

騎奇寄翻

勤於政務冬月四更

竟

夜分五更每更至五點而竟

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

皴七倫翻

皮細起也

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

斷音短

日止一食

惟菜羹糲飯而已

糲盧達翻糲者麤而不鑿也

或遇事繁日移中則

嗽口以過

日移中日過中也嗽當作漱漱口也音先奏翻過謂度日也

身衣布衣木

縣卓帳

木縣江南多有之以春三三月之晦下子種之既生須一月三蓊其四旁失時不孳則為草所

荒穢

輒萎死入夏漸茂至秋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

四裂其中綻出如縣土人以鐵鉗碾去其核取如綿者

以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勻細卷

為小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縲絲狀不勞紐緝織以

為布自閩廣來者尤為麗密方勺曰閩廣多種木縣樹

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

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捍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為布名曰吉具今所貨木綿特其細緊者耳當以花多為勝橫數之得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為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疊中身一冠三載一衾二年載子亥翻亦年也後宮貴妃以

衣於既翻

下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非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法事

未嘗作樂

法事謂奉佛為梵唄

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

嘗褰袒

小坐宮中便坐也恒戶登翻坐袒卧翻

對內監小臣如遇大賓然

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

親任小人

守式又翻使疏吏翻好呼到翻

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

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啟及之上惡其觸實

惡烏路翻

故怒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君聽納之失在

於叢脞

孔安國曰叢脞細碎無大畧馬融曰叢總也脞小也陸德明曰脞倉果翻徐音鎖

人

臣獻替之病在於煩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而為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主名

詰去吉翻

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

辭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日昃之勤為至治

昃徂力翻  
治直吏翻

君道已備無復可加

又復扶翻

羣臣箴規舉不足聽如此

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

而不見

謂朱异周石珍輩也

大謀顛錯而不知

謂納侯景復與東魏和也

名

辱身危覆邦絕祀為千古所閔笑豈不哀哉

上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為意

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已上

歲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

任謂其人巧力所任也  
五任謂任攻木者則役

之攻木任攻金者則役之攻金任攻皮者則役之攻皮  
任設色者則役之設色任搏埴者則役之搏埴任音士

其無任者著升械

魏武帝定甲子科犯欽左右趾者易以升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著陟

畧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

言囚徒有力足以行賂者則守

吏詭言疾病權解其械而得優寬其無力以賂吏者則雖實罹疾病亦不得解械更增苦劇也

時王侯

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幾

幾居希翻

又專精佛戒

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

梁武帝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此好生惡殺之意也夷考帝之終

身自襄陽舉兵以至下建康猶曰事闕家國伐罪救民洛口之敗死者凡幾何人浮山之役死者凡幾何人寒山之敗死者又幾何人其間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為死者不可以數計也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三

至于侯景之亂東極吳會西抵江郢死于兵死于飢者  
自典午南渡之後未始見也驅無辜之人而就死地不  
惟儒道之所不許乃佛教之罪人而斷一重  
罪乃終日不憚吾誰欺欺天乎斷丁亂翻 或謀反逆

事覺亦泣而宥之

如臨賀王正德父子是也

由是王侯益橫

橫戶孟翻

或

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

剽匹妙翻

有罪亡命者

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於慈愛不能

禁也

魏東陽王榮為瓜州刺史

五代志敦煌郡舊置瓜州

與其壻

鄧彥偕行榮卒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

各州之大姓是為望

族首望者又一州望族之首

彥殺康而奪其位魏不能討因以彥為

刺史屢徵不至又南通吐谷渾

吐谷渾立國在敦煌之南隔大河吐從喉入聲

谷音

丞相泰以道遠難於動衆欲以計取之以給事黃

門侍郎申徽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以五十騎行既

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

兵從不多故曰單使文選李陵荅蘇武書所謂單車之使

者也使疏吏翻騎奇寄翻

不以為疑徽遣人徵勸彥歸朝

朝直

彥不

從徽又使贊成其留計

贊其留敦煌之計

彥信之遂來至館徽

先與州主簿敦煌令狐整等密謀

令狐整瓜州之望也姓譜令狐本自畢萬

之後晉大夫令狐文子即魏顆也敦煌門翻令音零

執彥於坐

坐祖卧翻

責而縛之因



宣詔慰諭吏民且云大軍續至城中無敢動者

鄧彥久在瓜州

豈無黨與威之以大軍繼至故懼而不敢動

遂送彥於長安泰以徽為都官

尚書

中大同元年

是年夏四月方改元為中大同

春正月癸丑楊暕等克嘉

寧城

暕匹妙翻考異曰典畧作乙未今從梁帝紀

李賁奔新昌獠中諸軍頓

於江口

江口即蘇歷江入海之口獠魯皓翻

二月魏以義州刺史史寧

先是東西魏爭義州史寧先入城據之西魏因以為刺史

為涼州刺史前刺史宇文

仲和據州不受代瓜州民張保殺刺史成慶以應之晉

昌民呂興殺太守郭肆以郡應保

劉昫唐志瓜州晉昌縣漢敦煌郡之寘安

縣舊置晉昌郡及寘安縣因改晉陽為永興隋改為瓜州改寘安為常樂武德七年復為晉昌唐又有常樂縣則漢之廣至縣地也又按五代志瓜州常樂縣後魏置常樂郡後周併涼興廣至寘安閼泉合為涼興縣隋廢郡改縣為常樂參而考之則晉昌郡當置于隋常樂縣界丞相泰遣太子太保獨孤

信開府儀同三司怡峯與史寧討之三月乙巳大赦

庚戌上韋同泰寺遂停寺省

同泰寺有便省

講三慧經

異曰考

典畧云癸卯詔以今月八日於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朕身及以宮人并所王境土供養三寶四月丙戌公卿以錢億萬奉贖按韓愈佛骨表云三度捨身為寺家奴若并此則四矣今從梁書

夏四月丙戌

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

為法事羣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

魔鬼

魔鄣鄣礙魔眉波翻行下孟翻

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

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魏史寧晚諭涼州吏民率皆

歸附獨宇文仲和據城不下五月獨孤信使諸將夜攻

其東北自帥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

將即亮翻帥讀曰率下同遲直

二翻遂擒仲和初張保欲殺州主簿令狐整以其人望恐

失衆心雖外相敬內甚忌之整陽為親附因使人說保

曰今東軍漸逼涼州

東軍謂獨孤信之軍東自長安來說式芮翻

彼勢孤危

恐不能敵宜急分精銳以救之然成敗在於將領

將即亮翻

下同令孤延保無資文武

令孤延保

使將兵以往蔑不濟矣

保從之整行及玉門

玉門縣漢晉屬酒泉郡師古曰關駟云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

五代志瓜州玉門縣後魏置會稽郡又有玉門郡

召豪傑述保罪狀馳還襲之

先克晉昌斬呂興進擊瓜州州人素信服整皆棄保來

降保奔吐谷渾

降戶江翻吐從瞰入聲谷音浴

衆議推整為刺史整曰

吾屬以張保逆亂恐闔州之人俱陷不義故相與討誅

之今復見推是效尤也

左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復扶又翻

乃推魏所

遣使波斯者張道義行州事

使疏吏翻

具以狀聞丞相泰以

申徽為瓜州刺史召整為壽昌太守

五代志西城郡石泉縣舊曰永樂置

晉昌郡西魏改為壽昌郡又改永樂為石泉守式又翻

封襄武男整帥宗族鄉里

三千餘人入朝從泰征討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加侍中

令狐整以忠順貴顯於魏史終言之朝直遙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六月

庚子東魏以司徒侯景為河南大將軍大行臺秋七

月壬寅東魏遣散騎常侍元廓來聘

散悉靈翻

甲子詔犯

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不坐 先是江東唯建康及三

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

先悉薦翻

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

專以金銀為貨上自鑄五銖及女錢二品並行

杜佑曰梁武帝

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二銖三釐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錢並行及其末也又有兩杜錢 禁諸古錢普通中更鑄

鐵錢由是民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者至以車載錢

不復計數

更工衡翻復扶又翻

又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

錢

破嶺在今鎮江府丹陽縣秦始皇所鑿即破岡也

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

西錢建康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丙寅詔曰朝四暮三

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

莊子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

怒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狙千余翻

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

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乃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

更滋甚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

行役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

年

謫運者以謫發之轉運質作質其身使居作皆沒之三年此古所謂三歲刑也

詔下而人不

從錢陌益少

少詩活翻

至於季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上

年高諸子心不相下

下選嫁翻

邵陵王綸為丹陽尹湘東王

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

常選精兵以衛東宮

為帝諸子皆不終張本惡烏路翻

八月以綸為南

徐州刺史

東魏丞相歡如鄴

自晉陽朝于鄴而書如鄴言其威權陵上若列

國然高澄遷洛陽石經五十二碑於鄴

石經見五十七卷漢靈帝熹平四年

魏徙并州刺史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

代鎮玉壁者

西魏置并州刺史史儁治玉壁將即亮翻

思政舉晉州刺史韋

孝寬

晉州屬東魏韋孝寬還領刺史耳

丞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舉



山東之衆將伐魏癸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

圍之以挑西師

挑徒了翻

西師不出

李賁復帥衆二萬自

獠中出屯典澈湖

復扶又翻湖亦當在新昌郡界考異曰典畧云渡武平江據新安村今

從陳帝紀

大造船艦充塞湖中

艦戶點翻塞悉則翻

衆軍憚之頓湖口

不敢進陳霸先謂諸將曰我師已老

楊暕等自去年夏五月出師至是幾

一年半故自謂師老

將士疲勞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

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為摧

殄

獠魯皓翻下同易弋鼓翻

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

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應

諸將心不欲戰故默而莫敢應

是夜江水暴

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

前賁衆大潰竄入屈獠洞中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

州刺史岳陽王譽為雍州刺史

雍于用翻

上捨譽兄弟而立

太子綱

事見一百五十五卷中大通三年

內嘗愧之寵亞諸子

言譽被寵亞於

諸子帝固知譽之才器足以自立矣

以會稽人物殷阜

會工外翻

故用譽兄弟

迭為東揚州以慰其心譽兄弟亦內懷不平譽以上衰

老朝多秕政

朝直遙翻秕卑履翻不成粟也書曰若粟之有秕後漢書安帝贊曰秕我王度注曰

紕論  
織也

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

折而設翻  
下遐嫁翻

招募勇敢左右

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

謂帝自襄陽起  
兵以得天下

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已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

納規諫所部稱治

為督據襄陽張本數  
所角翻治直吏翻

東魏丞相歡

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

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

於汾水上流決而  
移之不使近城

歡於城南起

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

先悉  
薦翻

孝寬縛木接之

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

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與孤虛法

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史記日者傳曰日辰不全故有孤虛注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

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為虛賢曰對孤為聚攻其北北天虛玄女謂黃帝曰戰陳之法避孤擊虛

險也

天險自然之險也天設地造不假人力者也易曰天險不可升也

孝寬掘長塹邀

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禽殺之又於

塹外積柴貯火

塹七艷翻貯丁呂翻

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

以皮排吹之

塞悉則翻排讀與鞞同音步拜翻韋囊也所以吹火

一鼓皆焦爛

排鼓

吹之火氣入地道故敵人在其中者皆焦爛

敵以攻車撞城

撞直江翻

車之所及

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為幔

幔莫半翻

隨其所向張

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

壞音怪

敵又縛松麻於竿

松薪麻骨之燥

者燒之易然故敵用之

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

利其刃

此所謂鉤刀也杜佑曰鉤竿如槍兩旁有曲刃可以鉤物

火竿將至以鉤遙

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

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

高歡嘗用此術攻鄴以擒劉誕故復用之於玉壁折而設

翻

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扞之

主堅而翻

敵不得入城外盡

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

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

珽他鼎翻說式芮翻

君獨守

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

降戶江翻下同

孝寬

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

旬朔之間已須救援

決日為旬改月為朔

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

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

自謂男子言決不怯懦如婦人

珽復

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

可爾猶言可如此也復扶

又翻

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

募格

者立賞格以募人射而亦翻下同

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

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

準此珽瑩之子也

祖瑩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

東魏苦攻凡五十日

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

考異曰北史韋孝寬傳云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

什四五今從北齊書

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

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侯景

將兵趣齊子嶺

河內郡王屋縣舊名長平有齊子嶺有軹闕杜佑曰按齊子嶺在今王屋縣東

二十里周齊分界處先悉  
薦翻將即亮翻起七喻翻魏建州刺史楊擿鎮車廂恐

其寇邵郡

先是擿取建州已而退還邵郡西魏因授以建州刺史車廂當在隋唐之絳州垣縣界宋

白曰絳州絳縣本理車廂城隨移縣理於城北十里擿與標同

帥騎禦之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景

聞擿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

斷音短

猶驚而不安遂還河

陽

楊擿常才耳侯景何至懼之如此史之所言客有過其實者

庾戍歡使段韶從太

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為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

賞守玉壁之功也建忠公建忠

郡公五代志京兆郡三原縣後周置建忠郡

時人以王思政為知人十一月



己郊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

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而射

亦翻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隕歡聞之勉

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

斛律金敕勒部人也故使作敕勒歌洪邁曰斛

律金唱敕律歌本鮮卑語按古樂府有其辭云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余謂此後人妄為之耳敕勒與鮮卑殊種斛律金出於敕勒故使之作敕勒歌若高歡則習鮮卑之俗也

者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和胡卧翻史言高歡將死故當樂而哀不能自揜

魏

大行臺度支尚書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

為已任

度徒洛翻  
喪息浪翻

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

間

間古  
覓翻

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

處昌呂  
翻分扶

問

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綽常謂為國之道當愛人

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

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

卒子  
恤翻

泰深痛惜之謂公卿

曰蘇尚書平生庶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

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尚書

令史麻瑤

尚書令史自東漢有之唐六典曰魏晉以來  
令史之任用人常輕齊梁後魏北齊雖預品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三

秩抑又

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

功葬緋武功人

載以布車一乘

乘繩證翻

泰與羣公步送出

同州郭外

五代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孫恂曰馮翊有九龍泉泉有九源同為一流

因以名州

泰於車後酌酒

酌盧對翻餞祭以酒沃地也

言曰尚書平生為

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

志方與共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扈

落於手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

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策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

一時

冠古  
玩翻

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

言其  
勇而

無謀也

景嘗言於丞相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

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

史言侯景風有取江  
南之志太平寺蓋在

鄴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

杖直兩  
翻憑也

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

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

詐為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

為詐

先悉薦翻  
易弋鼓翻

所賜書皆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

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潁川王偉計遂擁

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

言澄當以得盡

總內外大權為喜不應更有餘憂

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耶對

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

東魏天平元年歡使景取荊州後遂委以

河南至是十三年歡此語當在來春垂沒之時

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

養

畜許竹翻

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

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道直終不負汝

道慈

秋翻健也固也

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

可朱渾道

元奔東魏見一百五十七卷大  
同元年劉豐生奔東魏見二年  
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

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顛宜寬借之  
少詩治翻彭

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  
終以却山事銜之為堪敵侯景

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  
使澄厚以官

心遺於季翻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  
段韶字智勇兼備

下患遺同親戚之中惟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却山之

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  
事見上卷留患遺汝死不瞑目

瞑目相樂廣寧人也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詳校官修撰臣錢 棨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監生臣龔際美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梁紀十六

魏國 閏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六

太清元年

是年四月始改元太清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壬寅荊州刺史廬陵威王續卒

諡法猛以彊果曰威

以湘東王

繹為都督荊雍等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雍於用翻

續素貪

婁婁盧南翻臨終有啟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獻金銀器千

餘件中錄事參軍蓋使之錄閣中事在左右親任者也件其輦翻上方知其富因問

宣融曰王之金盡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大

王之過如日月之食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終謂卒也

上意乃解初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有微過續代之以

狀聞按繹在荊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得營戶禁重續具狀以聞繹對使者

泣訴於太子綱太子和之不得繹懼送李氏還荊州自此二王不通音問繹聞其

死入閣而躍屨為之破屨蘓協翻屨也又屨中薦也史言繹續生無友于之情死則從

而忻快為  
于偽翻

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

年五十二

歡性深

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

法令嚴肅聽斷明察

斷丁亂翻

不可欺犯擢人受任

受當作授

在

於得才苟其所堪無問所養

所音斯養余亮翻

有虛聲無實者

皆不任用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

自當大任不過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勲舊

如尉景司馬子如孫騰諸

人是也少詩照

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

如泉企裴讓之

也是也由是文武樂為之用

樂音洛

世子澄秘不發喪

用報遺言也

唯行臺左丞陳元康知之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

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於魏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

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

刺史懷朔暴顯等

誘音酉

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究

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

方諸州各為之備由是景不能取

侯景之變當時覺之而能發其姦者邢子

才一人耳孰謂文士不可以當藩翰哉

諸將皆以景之叛由崔暹

崔暹糾劾權貴

諸將恨之故以景叛為暹罪將即亮翻下同

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

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網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

晁錯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

澄乃止遣司空

韓軌督諸軍討景 辛酉上祀南郊大赦甲子祀明堂

三月魏詔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 魏以開府

儀同三司若干惠為司空侯景為太傅河南道行臺上

谷公庾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

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郢荆襄兗南兗

濟東豫洛陽北荆北揚等十三州內附

洛陽二州名注已見前魏收志

武定二年置北荆州領伊陽新城汝北郡五代志河南

郡陸渾縣有東魏北荆州淮陽郡項城縣東魏置北揚

州及丹陽郡林陵郡濟子禮翻考異曰梁書景傳云

與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暴顯潁州刺史司馬世雲

與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兗州刺史邢子才南兗

州刺史石長宣濟州刺史許季良東豫州刺史丘元征

洛州刺史爾朱渾願揚州刺史樂恂北荆州刺史梅季

昌北楊州刺史元神和等陰結私圖剋相影會蕭韶太

清紀又有兗州刺史胡延豫州刺史傅士哲揚州刺史

可足渾洛無邢子才與略有荆州刺史庫狄暢無高成

暴顯許季良爾朱渾願樂恂梅季昌今依梁書而太清紀有兩豫州蓋前官也惟青徐數州僅

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

易弋鼓翻

若齊宋

一平

齊謂青州  
宋謂徐州

徐事燕趙

燕趙謂河  
北之地

上召羣臣廷議尚

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

大同二年東魏請  
和自是交聘使命

絕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

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

謂不能圓轉  
如膠柱鼓瑟

是歲正月

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其地來降舉朝稱慶

守式又  
翻降戶

江翻朝直遙翻  
考異曰典畧  
云去年十二月夜夢今從梁書

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

之且曰吾為人少夢

少詩  
活翻

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宙

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

之帝不能自治其國而妖夢是踐其亡宜矣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

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

何及

獨言者宴閑之時非因與侍臣問答獨言其事蓋帝欲受景地念茲在茲而不能自己於言也

朱

昇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

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

杜預

曰衷中也揣初委翻誘音酉

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內恐絕

後來之望此誠易見

易弋豉翻

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

壬午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



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弘正善占候

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

在此矣

為侯景亂  
梁張本

丁亥上耕藉田

藉在  
亦翻

三月庚子

上幸同泰寺捨身如大通故事

大通元年帝捨身之始  
也事見一百五十一卷

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兗州刺史桓和

梁紀作  
上州刺

史桓和五代志漢東郡上山縣梁曰龍  
巢置上州及東西二永寧真陽三郡

仁州刺史湛海

珍等

魏收志梁置仁州治赤坎城帶臨淮郡領已吾義  
城縣已吾之下注云州郡治五代志彭城穀陽縣

有已吾義城二縣後  
齊併以為臨淮縣

將兵三萬趣懸瓠

將即亮翻  
趣七喻翻

運糧

食應接侯景 魏大赦 東魏高澄慮諸州有變乃自

出巡撫留段韶守晉陽委以軍事以丞相功曹趙彥深

為大行臺都官郎中使陳元康豫作丞相歡條教數十

紙付韶及彥深在後以次行之臨發握彥深手泣曰以

母弟相託幸明此心夏四月壬申澄入朝于鄴朝直遙翻東

魏主與之宴澄起舞識者知其不終昔周景王喪太子及后以喪賓宴晉

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

卒以憂不可謂終景王之喪伉儷及冢適也既葬而宴

賢者非之高澄則喪父也祕喪不發死內未寒忘難斯

徒跣之哀縱踉蹌傲傲之樂尚為有人心乎是故榮錡

之禍猶輕柏堂之禍為慘蒼蒼之報應固不爽也雖斯讀為筭纜

丙子羣臣奉贖自庚

子捨身至丙子奉贖凡三十七日萬機之事不可一日曠廢而荒於佛若是帝忘天下矣三十七日之間天下

不知為無君天下亦忘君矣

丁亥上還宮

丁亥當作丁丑

大赦改元如大通

故事 甲午東魏遣蕪散騎常侍李系來聘系繪之弟

也

李繪見一百五十八卷大同八年按考異曰魏帝紀作李緯今從本傳

五月丁酉朔

東魏大赦

戊戌東魏以襄城王旭為太尉

旭吁玉翻

高澄

遣武衛將軍元柱等將數萬衆晝夜蕪行以襲侯景

將即

亮翻

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

乃退保潁川

侯景不敢乘勝北向者蓋以高歡雖死高澄猶能用其衆也

甲辰東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為太師錄尚書事孫騰為

太傅汾州刺史賀拔仁為太保司徒高隆之錄尚書事

司空韓軌為司徒青州刺史尉景為大司馬領軍將軍

可朱渾道元為司空僕射高洋為尚書令領中書監徐

州刺史慕容紹宗為尚書左僕射高陽王斌為右僕射

斌蓋因玉儀而進用斌音彬

戊午尉景卒

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

景懼割東荆北兖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

東魏東荆

州治北陽城荊州治魯陽潁州治長社時無北兗州唯北荊州治伊陽與西魏接境豈史家誤以荊為兗邪

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

少詩注翻

不如厚

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荊州刺史王思政以為

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以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陽

關向陽翟

先是王思政蓋自恒農遷刺荊州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魏收志興和元年分

置陽翟郡屬潁川

丞相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

李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

按趙貴開府儀同三司此逸開

府二字

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啟於上以為王

旅未接

謂羊鶴仁等軍未至也所許斤翻

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

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腕

蛇螫

螫手壯士解腕螫音釋腕烏貫翻

事不得已本圖為國

為于偽翻

願不賜咎

臣獲其力不容即弃今以四州之地為餌敵之資已令

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

之地盡歸聖朝

見賢通翻朝直遙翻

懸鉤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

納願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

言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彼此相應不失機會也

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

春秋之義大夫出疆專之可也上引此義欲以綏懷侯景不知狼子野心之難馴擾也况始創奇

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

假詞費

上報此語已為侯景所窺矣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獨孤信

為大司馬六月戊辰以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總督

漢北征討諸軍事擊穰城

使範擊魏荊州欲以應接侯景穰如羊翻

東魏

韓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乙巳引兵還鄴

考異曰周書帝紀三月李弼救侯景今從典略

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

軍貴疑之不往貴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

李弼之計以為

執侯景不能猝兼河南之地徒為東魏去疾故止貴誘音酉

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

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

東魏之師已退而梁之援兵始來弼若不還師則梁魏之

兵必浪戰于汝潁之間矣

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略

地引兵出屯懸瓠

景引兵出潁川以城與魏為王思政守潁川沒於東魏張本

景復

乞兵於魏

復扶又翻

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法保及都督賀

蘭願德等將兵助之

五代志河南宜陽縣後周分置熊耳縣同軌郡周齊以宜陽為界以

同軌名郡者言將自此出兵以混壹東西使天下車同軌也

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

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



契高歡侯景皆懷朔鎮人少相友善中間任居上將位

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為人下

故也且彼能背德於高氏將即亮翻豈肯盡節於朝廷

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貽笑將來也史言西魏多智士宇文泰

能善用謀侯景之姦詐不得逞而其禍移于梁矣泰乃召景入朝朝直遙翻下同景陰

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法保等冀為已用外示親密

無猜閒聞古覓翻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

身自造詣從才用翻少詩治翻同軌防長史裴寬謂法

保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關

言其不肯應召而入朝也

欲託款於公

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即

應深為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

誑居况翻誘音酉

法保

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為備而已尋辭還所鎮

辭景而還同軌

也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

景七州十二鎮景果辭不入朝遺丞相泰書曰吾恥與

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

記王制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鴈行言如鴈並飛而進

也景知泰覺其情且知梁之可侮弄也故以書絕泰而決意附梁遺丁季翻行戶剛翻

泰乃遣行

臺郎中趙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

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

史言西魏諸將  
唯任約為侯景

所誘降戶江  
翻任音壬

泰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

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並

讓不授頻使敦諭

使疏吏  
翻下同

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高

澄將如晉陽以弟洋為京畿大都督留守於鄴使黃門

侍郎高德政佐之德政顥之子也

高顥見一百四十七  
卷天監七年考異

曰北史作德正  
今從北齊書

丁丑澄還晉陽始發喪秋七月魏長

樂武烈公若干惠卒

若干惠魏司空樂音洛

丁酉東魏主為丞

相歡舉哀服總縗

紀間傳總麻之縗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縗無事其布曰總為于偽翻縗

倉回翻

凶禮依漢霍光故事

凶禮猶言喪禮也

贈相國齊王備九

錫殊禮戊戌以高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澄啟辭爵位壬寅詔太原公

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諭澄 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

甲子詔更以懸瓠為豫州壽春為南豫州改合肥為合

州

後漢豫州治譙魏治汝南安成晉治陳國晉氏南度石氏強盛祖約自譙城退屯壽春始僞立豫州於壽

春是後庾亮以豫州刺史鎮蕪湖毛寶治邾城趙脩治  
牛渚謝尚鎮歷陽又進馬頭柏冲戍姑孰蓋不常厥居  
也宋武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割揚州大江以西悉  
屬豫州豫州基趾因此而立永初二年分淮東為南豫  
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然猶治壽春也大明以後豫州  
治縣縣常珍奇歸北縣縣入魏豫州復治壽陽齊東昏  
之時裴叔業又以壽陽附魏遂以歷陽為豫州至帝天  
監中韋叡克合肥以為豫州復以歷陽為南豫州後復  
壽陽又徙豫州復舊治今得縣縣復宋之舊為豫州以  
壽陽為南豫以合肥為合州南北兵爭疆場之間一彼  
一此易置州郡類如是矣

以鴉仁為司豫二州刺史鎮縣瓠西陽太

守羊思達為殷州刺史鎮項城

改東魏之北  
楊州為殷州

八月乙

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兗

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

將即亮翻

淵明懿之子會理

續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朱异取急在外

謂取休假在外舍也帥所類翻异羊至翻

聞之遽入曰鄱陽雄豪盖世得人

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

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

登北顧亭謂幸京口時也江郢揚南徐之地為

江左豫南豫南充之地為江右朱异告帝以防鄱陽而不知防臨賀帝知江右有反氣而不料侯景自壽陽舉

兵天邪人邪

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

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轡輿

轡普惠翻轡輿者輿柁苑轡人

以肩舉之施版屋冠以牛皮冠古玩翻上聞不悅貞陽侯淵明時

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為都督言既以皇

孫之貴自高又以都督之尊自處復扶又翻自淵明已下殆不對接淵明與

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為都督辛未高

澄入朝於鄴固辭大丞相以通鑑書法言之辛未之下當有東魏二字朝直遙翻

詔為大將軍如故餘如前命甲申虛葬齊獻武王於漳

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為穴魏收志魏郡臨漳縣

有鼓山成安縣後齊分臨漳置宋白曰成安縣本漢斥丘縣地春秋時乾侯邑也土地斥鹵故曰斥丘其地在

鄴北齊分鄴置成安縣按臨漳縣亦分鄴縣所置

納其樞而塞之

樞音舊塞悉則翻

殺

其羣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

史言

潛葬之無益

戊子武州刺史蕭美璋攻東魏磧泉呂梁二

戌拔之

五代志下邳郡下邳縣梁曰歸政置武州魏收志彭城郡呂縣有呂梁城水經注曰泗水之上

有石梁焉故曰呂梁

或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

會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

鄴澄乃以書諭之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

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

語牛倨翻攝收也



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

二邦謂梁及西魏也

揚旌北討熊

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

在不歸

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

太上囚楚乞羹自若

事見十卷高帝四年

矧

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

徒復阮戮家累在君何闕僕也

復扶又翻累力瑞翻

戊子詔以景

錄行臺尚書事

東魏靜帝美容儀旅力過人

旅與脅同脊骨

也能挾石師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

中竹

仲翻好呼到翻從千容翻沈持林翻

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

忌之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

謂逐孝武帝使入關也

事靜帝禮

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

言不敢專決也

每侍晏俯伏

上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

上時掌翻從才用翻

鞠

躬屏氣

屏必鄧翻

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

國倨慢頓甚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帝動靜大小皆

令季舒知之

晉書職官志曹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及晉改曰中書侍

郎環濟要畧漢置中書掌密詔有令僕丞郎漢舊儀云置中書領尚書事魏黃初中書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即中書侍郎之任也按二書皆謂黃門中書通為一官而五代志紀北齊之制黃門侍郎屬門下省中

書侍郎屬中書省分為二官高澄以崔季舒為中書黃門郎者蓋澄欲使季舒伺察靜帝以為黃門郎則侍從左右以為中書郎則典掌詔命故兼領二職也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

此毗

至翻復扶又翻

癡勢小差未

差楚懈翻本作瘥疾稍愈謂之差

宜用心檢校帝

常獵于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

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嗔

監工衙翻監衛都督高氏置此官以監宿衛所以防

制其君者也烏那羅虜三字姓呼火故翻嗔昌真翻怒也

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帝

曰臣澄勸陛下酒

屬之欲翻舉酒相屬如儕輩然無復君臣之義

帝不勝忿曰

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曰朕朕狗脚

朕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

帝

勝音升毆烏口翻勞力到翻

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帝不堪憂

辱

徐知訓陵侮其主與高澄異世同轍皆不能保其身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遘死諒哉

詠謝靈運

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仲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

子

謝靈運作詩事見一百二十卷宋文帝元嘉八年

常侍侍講潁川荀濟知帝

意

荀濟以散騎常侍侍講

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

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驚之

子也

東魏華山王鷲卒于大同六年華戶化翻濟子禮翻

帝謬為敕問濟曰欲以

何日開講乃詐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為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惟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何況於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

高澄雖悖逆不能不

屈於靜帝之言理所在也

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

堂

舍章堂蓋取坤卦含章可貞之義必在鄴宮之內殿左右幽者閉帝於內不使出而專殺於外也

士

辰烹濟等於市初濟少居江東

少詩照翻

博學能文與上有

布衣之舊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

鼻上磨墨檄之

言上若有非常之舉亦當起兵於盾鼻上磨墨作檄以聲其罪

上甚不

平及即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

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法為塔寺奢費上大怒欲集

朝衆斬之

朝衆即謂在朝百官好呼到翻朝直遙翻

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

魏澄為中書監

大同十年東魏以高澄領中書監

欲用濟為侍讀獻武

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

許之

史言高歡識鑒非澄所及

及敗侍中楊遵彥謂之曰

楊惜字遵彥

衰

暮何苦復爾

復扶又翻

濟曰壯氣在耳

言年雖衰而氣不衰也

因下辨

曰

辨獄辭也

自傷年紀摧頽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

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

何謂反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

章懷太子賢曰

鹿車小車僅容一鹿也

澄疑詔議溫子昇

子昇蓋為大將軍府詔議參軍

知瑾等

謀方便之作獻武王碑既成餓於晉陽獄食弊襦而死

棄尸路隅沒其家口

沒其家口為官  
奴婢填晉陽宮

太尉長史宋遊道

收葬之澄謂遊道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

諸貴謂司馬  
子如孫騰等

論及朝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乃知卿真是重

故舊尚節義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

史言

士之狗義者固不計身之死  
亡亦未必死也怖普布翻

九月辛丑澄還晉陽上

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侯得彭城乃進軍

與侯景犄角

左傳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  
角者當其前犄者亢其下犄居犄翻

癸

卯淵明軍于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

斷音  
短

侍中



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

監工衛翻

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

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

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冬十一月魏丞相

泰從魏主狩于岐陽

岐陽岐山之陽也五代志扶風雍縣有岐陽宮

東魏大

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為

副

五代志河南郡宜陽縣有東魏所置金門郡因金門山以名郡

陳元康曰樂緩於機

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

高歡令澄用慕容紹宗以敵侯景見上卷

上年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時紹宗在外澄欲

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

人來餉金

近時之事謂之新

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答其書

保無異也

言保紹宗必無所違異

乙酉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

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兒何能為

噉吐濫翻

聞

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為所輕者及聞紹宗來

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

解胡買翻

若然

然若

猶今人言若如此也

高王定未死邪澄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攝

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要

杜弼臨發從軍澄方問以政事之要蓋弼在歡

府風有聲稱故問之也

可為戒者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

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

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于

理甚要紹宗帥衆十萬據索駝峴

帥讀曰率峴戶典翻

羊侃勸貞

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戰亦不從

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

羊侃欲全所領而退若以行兵之節

制言之則安營次舍皆當聽命於元帥豈有擅移屯之理哉

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

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

魏收志梁置潼州武定七年改曰睢州治取慮城領

淮陽穀陽睢南南濟陰臨潼郡五代志下邳郡夏丘縣東魏置臨潼郡梁置潼州

矢下如雨淵

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

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

魏收志景明中置譙郡於過陽城孝昌中陷領南譙汴龍

亢斡城下蔡臨渙蒙郡五代志譙郡山桑縣後魏置渦州渦陽郡東魏改曰譙郡

吾屬將兵而

來

將即亮翻下同

本欲何為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

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衆數千不

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皆

曰善遂遁還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

將戰以梁人輕悍

悍侯肝翻又下罕翻

恐其衆不支一一引將卒

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

誘音西

爾擊其背東魏兵

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

為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

伯超等皆為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

還

陳讀曰陣

上方晝寢宦者張僧肩白朱异啟事上駭之

非時

啟事故駭

遽起升輿至文德殿閣

文德殿建康宮前殿也

异曰韓山失

律

韓山即寒山

上聞之恍然將墜牀

恍呼廣翻

僧肩扶而就坐

坐徂

卧翻乃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

謂為夷狄所取也史言帝危亡將至神不守舍

復扶又翻

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

鳳弃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

朝直遥翻下同

曰皇

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

心上宰簿兵車之命

元首謂東魏主上宰謂高歡

遂解繫南冠

左傳楚伐

鄭鄭人軍楚師因鄭公鍾儀獻諸晉晉人因諸軍府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命稅喻以好睦大同三年梁初與東魏通和好呼到翻下

同雖嘉謀長策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

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

相結兄弟之親

謂侯景先降西魏也分扶問翻相息亮翻

豈曰無恩終成難

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

謂侯景不見容于西

也魏

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

身

此以下皆言侯景歸梁之心迹孰古孰字通言進軟熟之辭於梁以為容身之圖

詭言浮說

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  
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  
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

境遂得句踐之師

左傳吳伐齊敗齊師於艾陵遂與晉侯會于黃池越子句踐乘虛伐吳獲

其太子遂入吳吳王歸及越平其後越遂伐吳滅之句音鉤

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

役

事見五卷周赧王五

十三年至五十五年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

擁川舍舟徼利

軼徒結翻又音逸杜預曰軼突也擁當作壘舍讀曰捨徼一還翻

是以

援枹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

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為堅而

能拔取之投石者以石投人皆言其有勇力也援于元翻枹音膚將即亮翻

含怒作色如赴

私讐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

傍步浪翻

舉螳螂之斧被蜚蜚

之甲

螳螂舉臂以捍物微有鋒利故以諭斧蜚蜚蜚也翼在甲下故以諭甲言梁兵之輕弱也蜚音詰



當窮輒以待輪

古語云螳螂怒臂以當車轍陸佃曰螳螂有斧蟲也充人謂之拒斧奮之當轍

不避釋蟲不螳螂也方言云譚魯以南謂之螳螂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虺齊杞以東謂之馬穀然名其子同云螳螂也

坐積薪而候燎及

鋒刃纔交埃塵且接已亡戟弃戈土崩瓦解拊指舟中

衿甲鼓下

左傳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楚乘晉師林父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齊者有賞

中軍與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拘也又晉伐齊齊師夜遁晉師從之風沙衛連大車塞隧以殿殖綽郭最曰子殿齊師國之辱也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衿其鳩翻

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

既殊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

左傳宋猛獲與南宮萬弒其君宋討之猛

獲奔衛宋人請之衛人欲弗許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

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

見黃雀而忘深穽

穽疾正翻

智者所不為仁者

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

逮及也此二語以誘梁欲再與

講和以携侯景

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啟

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

周章怔營

貌離披分散不可收束之意揣初委翻量音良分扶問翻肯蒲妹翻

夫豈徒然意亦可見

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授人易曰慢藏誨盜

藏祖浪翻

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

左傳晉國齊楚

乘其間伐鄭晉人聞之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又歌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果如其言

天亡有

徵

徵讀曰證

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强者難為功

復扶又翻

推吐雷翻

摧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

兵猶是久涉行陳

將即亮翻燕因肩翻易弋豉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曾習軍旅

豈同剽輕之師

漢張良曰楚兵剽輕剽匹妙翻輕率正翻

不比危脆之衆

脆此

芮翻

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

踵麤于股屈彊不掉

屈其勿翻彊其兩翻

狼戾難馴

狼當作狼

呼之則

反速而豐小

豐許觀翻

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

不肯為臣

用蕪峻事見九十三卷晉成帝咸和二年

自據淮南亦欲稱帝

用黠

布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

但恐楚國亡後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

及池魚

池魚人姓名風俗通有池仲魚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日城門失

火汲城下之池水以救之池涸則魚受其殃

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

矢石之下天折霧露之中

橫戶孟翻天於紹翻折而設翻又之舌翻

彼梁主

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

國語晉平公射鷄不

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以告叔向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

君嗣先君唐叔射鶚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必殺之君怛惛顏乃赦之鶚扈小鳥即鶚雀也左傳齊桓公與蔡姬乘舟于圓蕩公杜預注曰蕩搖也操七到翻行下孟翻射而亦翻年既老矣耄

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

用舍乖方謂免周捨責顧琛而用朱异廢立失所謂矯衛昭明而不立世適孫乃立太子綱也舍讀曰捨

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敷戒業躁競盈胸謬治

清淨

此數語曲盡帝之心事螫音釋躁則到翻治直之翻

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

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

易坤卦初六爻辭曰

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者漸矣由

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

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疊起腹心彊弩衝城長

戈指闕徒探雀轂無救府藏之虛

探雀轂趙武靈王事見四卷周赧王二十

年探吐南翻歲徂浪翻

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

左傳楚世子商臣圓其父成王

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乃縊杜預注曰熊蹯難熟冀久將有外救蹯音頌

外崩中潰今實其

時鷸蚌相持我乘其弊

戰國策趙且伐燕燕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

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

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彊秦之為漁父也

方使

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

漢光武用二十八將以定天下後人贊之曰授

七 錢四 百萬為羣以轉石之形

孫子曰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

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為破竹之勢

破竹杜預

之言見八十一卷

晉武帝太康元年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

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蘓之館

青蓋入洛事見七十九卷晉武帝泰始八年漢

淮南王安陰有邪謀伍被諫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蘓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將

生荆棘露霑衣也

但恐革車之所輶輶

輶力刃翻踐也輶來各翻碾也

劍騎之

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

杞梓竹箭東南之嘉產也蹂人

九翻踐息淺

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

晉左思設為東吳王孫西蜀公子以

賦三都弼引用之

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

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

李斯自楚入秦為客卿孫秀自吳奔晉為驃騎

將軍弼以此誘南人要亦書檄之常談耳

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圍

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偉等

詣建康說上曰

說式為翻

鄴中文武合謀名臣共討高澄事

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

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



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為聖朝之邦莒

言為小國

以附于大國  
朝直遙翻

國之男女為大梁之臣妾上以為然

此杜弼所

謂進孰圖身者也帝早在兵  
間曾不見此蓋天奪其鑒也

乙亥下詔以太子舍人元

貞為咸陽王

考異曰梁紀作戊辰遣貞今從典略

資以兵力使還北主

魏須渡江許即位

須待也

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

乘繩

貞

樹之子也

元樹來奔中大通四年為樊子鵠所禽

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

閭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

為澄因淵明約和以問侯景張本

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

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

輜重之上當有景字文意乃明重直

用翻兩音亮渦音戈

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

使謂之曰公等為欲送客為欲定雌雄邪紹宗曰欲與

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

陳讀曰陣

景閉壘俟風止乃出

戰不逆風

故景俟風止乃出

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

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

好呼到翻被皮義翻

執短刀入東魏陳

但低視斫人脰馬足東魏兵遂敗

被短甲執短刀入敵陳力戰此必死之兵

也紹宗之敗不亦宜乎其後景用此以敵陳霸先亦此術耳惟陳堅不可破是以一敗不能復振卒以走死

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為

景所擒

魏收志永安中置顯州治汾州六壁城領定戎建平真君郡

紹宗豐生俱奔

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

尤之者責過之也將即亮翻

紹宗曰

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

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

射之

被皮義翻渦工禾翻射而亦翻下為射遷射同

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勲

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

光父斛律金與景同事爾朱高歡故自謂父友

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

解戶買翻

慕容紹宗教汝也

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冒光易馬隱樹又

中之

仲竹  
翻

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城

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之子也開府儀同三

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

走草濕火不復然

斛律光之勇雖不利段韶之智雖不  
獲逞然東魏之士氣未衰也故慕容

紹宗乘機而運其巧得以成功觀史者若祇以一  
時勝負論人非有識畧者也帥讀曰率復扶又翻

魏

岐州久經喪亂

喪息  
浪翻

刺史鄭穆初到有戶三千穆撫循

安集數年之間至四萬餘戶考績為諸州之最丞相泰

擢穆為京兆尹 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景  
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

至是則侯景潰敗之形成矣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梁紀十七

著雍執徐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七

太清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

景

承上卷上年紹宗與景相持事故不書東魏

景誑其衆曰汝輩家屬已為

高澄所殺衆信之

蓋前乎此時景以此言誑衆也誑居况翻

紹宗遙呼曰

呼火

故

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勲如舊

歸謂復歸東魏官者各人先所居之官勲

也勲階

被髮向北斗為誓

質北斗為誓以明其言之不欺被皮義翻

景士卒不

樂南渡

樂音洛

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

暴顯去年春為

侯景所執將即亮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景衆大潰爭赴渦水

渦音戈

水為之

不流

為于偽翻

景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

騎八百人

騎寄翻

南過小城人登陴詔之曰跛奴

侯景右足偏短

故詔為跛奴陴頻彌翻詔苦侯翻跛普我翻

欲何為邪景怒破城殺詔者而

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

考異曰典略云晝夜行追軍漸逼今從梁書

使



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人臣苟有才必養寇

以自資東魏之世彭樂慕容紹宗同一轍耳復扶又翻

辛丑以尚書僕射謝舉

為尚書令守吏部尚書王克為僕射甲辰豫州刺史

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稱糧運不繼棄縣瓠還義陽殷

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

去年使羊鴉仁鎮懸瓠羊思達鎮項城考異曰典

畧在六月今從梁帝紀

東魏人皆據之上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啟

申後期頓軍淮上

不敢歸義陽

侯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鄱

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

去年遣蕭淵明攻彭城以範代鎮壽陽時猶未至

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監州事韋黯所不容

監工衙翻

聞景

至故往候之

有意見之為故鄭玄曰古者謂候為進孔穎達曰古時謂迎客為進漢時謂迎客為

候今按經傳迎客為進則進使者而問故之類是也迎客為候則鄭注周禮候人云候候迎賓客之來是也

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

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

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

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

百人先為鄉導

卿讀曰率卿讀曰鄉

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黯

以為賊也授甲登陴

陴頻彌翻

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

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

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

說式為翻

乃

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

徐思玉本壽陽人仕於東魏今隨侯景北來

河南

王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

之受命惟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

君以閫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魏兵來至河南為魏

所殺君豈能獨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

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黠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

四門詰責黠將斬之

將即亮翻下同詰去吉翻

既而撫手大笑置酒

極歡黠獻之子也

合肥之役黠請獻下城避箭其懦闇可知矣然使黠能拒景梁朝亦將救

黠納之

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

咸以為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

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曰得景遂死

深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

終當亂國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

自蕭齊以來東宮有玄圃崑崙之山三級

下曰樊桐二曰玄圃三曰層城  
敬容謂學士吳孜

曰梁祕書省有  
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

紀晉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  
何敬容雖不能優游於文義其識則過於

梁朝諸臣矣復扶又翻下  
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

馳以敗聞併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

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即以景為南豫州牧本官如故

更以鄱陽王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  
光祿大夫蕭

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隼馬歸命  
陸

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

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

事見漢靈獻二

紀帝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

事見晉安帝紀妖於驕翻

何

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

矣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

左傳楚令尹子西曰勝如卵予

翼而長之荷下可翻

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

乾音

干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

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

李斯上秦王書曰江海不擇細流故

能就其深

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

漢邊郡置屬國以處降胡使領伺匈奴降

戶江翻

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

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

與國謂東魏

若國家猶待其更鳴

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

惟思也

棄鄉

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

背蒲妹翻

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

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

朝政

朝直遥翻

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

左傳楚令尹子囊將死遺言子庚必

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

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

孔子家語曰衛

大夫蘧伯玉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肯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臣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

劉向事見三十

卷漢成帝陽朔二年

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

宋元嘉間

蕭思話歷當方任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介與帝同十三世祖後漢中山相苞

己未東魏大

將軍澄朝于鄴

朝直遙翻下同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趙貴為

司空 魏皇孫生大赦

二月東魏殺其南兗州刺史



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

石長宣書官者表其以南兖州附侯景也不可以春秋書法觀

之其餘為景所脅從者皆赦之

東魏既得懸瓠項城

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

移謂移檄也數所角翻

復求通好

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

有餘年

復扶又翻好好呼到翻下舊好同

聞彼禮佛文云奉為魏主并及

先王

為主君臣祈福也為魏

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

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

論

使疏吏翻下同

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

人並即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

僧辯奉啟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

明還上得啟流涕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帝於是墮高澄數中矣

與朝臣議之

右衛將軍朱異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

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

昇羊至翻

間古莧翻

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

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

侯景之反覆何敬容蕭介知之高澄之姦詐傅岐知之梁

朝非果無人也武帝不能決擇而用之耳

異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

異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啟甚以慰

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

省悉景翻重直用翻

僧辯還過壽陽侯

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

攝問收錄其人也

乃寫荅淵明之書

陳啟於上曰高氏心懷鳩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

殞越

謂人所祝願天從而殺之

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

者

謂渴陽之勝也

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

左傳楚武王將死告其夫人鄧曼曰

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乎盈而蕩天之道也杜預注曰蕩動散也

澄荀行合天心

行下孟翻

又如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

喉

秦兵謂西魏之兵西魏據有關西故曰秦兵

胡騎迫其背

胡騎謂柔然之兵

故甘

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晉先軫之言

何

惜高澄一豎以弃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彊莫過天監

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

鍾離之戰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六年

當其彊

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

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彊梁以遺後世

舍讀曰捨遺于季翻

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

左傳楚殺伍奢其子奔吳吳王闔閭用之破楚入郢腕烏貫翻相息亮翻卒子恤翻

陳平去項劉

氏用興

見漢高帝紀

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

賈在翟惡會居秦

左傳晉靈公之初賈季奔翟隨會奔秦秦人用其謀晉人患之六卿相見

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難日至矣將若之何翟與狄同惡烏路翻

求盟請和冀

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

觀景

此言其氣悖矣

景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

其啟

史言朱异昧利而不顧患

已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高

氏豐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讐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

和使臣何地自處

此乃侯景由袁之言使疏吏翻豐許觀翻復扶又翻處昌呂翻

乞申

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弃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啟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為主耳

觀景此言亦那可忍

今陛下弃臣遐

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

景言至此辭意迫切

獸窮則搏能無及乎復扶又翻下勞復同

上又報曰朕為萬乘之主豈可失

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啟也

既斷來章景又生心矣乘

繩證  
翻

景乃詐為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

人傅岐曰

傅岐先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太僕司農卿兼舍人如故

侯景以窮歸義

弃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就繫謝舉朱异曰景

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

將即亮翻使疏吏翻

上從之復書曰貞陽

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

帝之

情態於此畢露而帝不自知也嗚呼

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

言坐而聽梁朝所為

亦必至于死說式苒翻

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為反計屬

城居民悉召募為軍士輒停賣市估及田租

市估應商旅之物入

市者估其直而收稅  
田租計畝所出常租  
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  
景之反謀彰灼如此

梁之君臣若罔聞知其亡宜矣  
三月癸巳東魏以太尉襄城王旭為

大司馬  
旭吁王翻  
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為太尉辛亥大將軍

澄南臨黎陽自虎牢濟河至洛陽魏同軌防長史裴寬

與東魏將彭樂等戰為樂所擒澄禮遇甚厚寬得間逃

歸  
將即亮翻  
澄由太行返晉陽  
行戶剛翻  
屈獠洞斬李賁

賁竄屈獠洞見一百五十九卷中大同元年獠魯皓翻  
考異曰陳高祖紀云太清元年蓋謂破賁之年今從

梁帝紀按通鑑破  
賁書于中大同元年傳首建康賁兄天寶遁入九真收



餘兵二萬圍愛州

五代志九真郡梁置愛州

交州司馬陳霸先帥衆

討平之

帥讀曰率

詔以霸先為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

諸軍事

夏四月甲子東魏吏部令史張永和等偽假

人官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

糾檢官所糾檢而發之者也首自首者也史言

喪亂之際吏因為奸濫冒者不勝其多首手又翻

甲戌東魏遣太尉高岳行

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

政於潁川

王思政守潁川事始上卷上年將即亮翻騎寄翻

思政命卧鼓偃旗

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

驍堅  
先切

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

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堞徒協翻  
守式又翻

五月魏以丞

相泰為太師廣陵王欣為太傅李弼為大宗伯趙貴為

大司寇于謹為大司空

字文相魏倣成  
周之制建官

太師泰奉太子

巡撫西境登隴至原州歷北長城

此蓋秦所  
築長城也

東趣五原

至蒲州

自五原還至蒲州也五代志河東郡後魏置秦  
州後周改曰蒲州因蒲坂為名也趣七喻翻

聞魏主不豫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及至已愈泰還華州

華戶  
化翻

上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等聘于東魏

按梁  
官制

建康令秩千石散騎常侍秩二千石謝挺不當在徐陵之上蓋徐陵將命而使謝挺特輔行耳散悉壹翻騎奇

寄復修前好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

陵攜之子也

徐攜見一百五十卷中大通三年

攜丑知翻

六月東魏大將軍澄巡北邊

秋七月庚寅朔

日有食之 乙卯東魏大將軍澄朝于鄴

朝直選翻

以道士

多偽濫始罷南郊道壇

魏太武帝崇信冠謙之置南郊道壇

八月庚寅澄

還晉陽遣尚書辛術帥諸將略江淮之北凡獲二十三

州

侯景既亂梁明年東魏始盡有淮南之地史究其終言之帥讀曰率將即亮翻

侯景自至

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景請娶於王謝上曰王

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

朱張謂朱昇張綰之族也

景恚恚於

避翻

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啟求錦萬匹為軍人作袍中

領軍朱昇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啟

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

鍛丁貫翻

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

子譙為長史

譙補過翻

徐思玉為司馬譙遂去夏稱侯託為

族子

夏侯詳為梁朝佐命功臣其子靈夔時宣力邊陲並著聲績至譙不克負荷矣

上既不用

景言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

悖蒲內翻又蒲妹翻

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

使疏吏翻

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啟

還朝

景求輔貞見上卷上年朝直還朝

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

慮失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為

始興內史亦不問景

帝既不問景又不為之備蓋老期倦勤直付之無可奈何

臨賀

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

正德既奔魏而逃歸上復其本封正

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劫掠及隨豫章王北侵又委軍而走為有司所奏上詔曰汝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都殺戮無辜劫盜財物及還京師專為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斷路奪人妻妾畧人子女我每加覆掩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讐逾甚匹馬奔亡志懷反噬汝既來歸又令仗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宥汝以遠於是免官削爵徙臨海未至徙所追赦之復以朱异之言封臨

賀王為丹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去職出為南兗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

由是憤

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

與徐思玉相知

謂奔魏時也

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

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

中被廢黜

詳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三年被皮義翻

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

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大喜

曰侯公之意闇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

公所言僕之有心為日久矣今僕為其內公為其外何

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鄱陽王範密啟景謀反時

上以邊事專委朱異動靜皆關之異以為必無此理上

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

仰牛向翻

以此事

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剪撲禍及生民

重直用翻撲善

卜翻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

此亦報範之言非面語之也處

昌呂翻分扶問翻

範復請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

範非景敵也使上許

範而進兵討景肉投餒虎耳復扶又翻下不復同

朱異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

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啟异不復為通

使疏吏翻下同為于偽翻景

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

羊鴉仁自懸  
還頓軍淮上

異曰

景數百叛虜何能為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

益無所憚啟上曰若臣事是實應罹國憲如蒙照察請

戮鴉仁

考異曰梁書南史皆云並抑不奏  
典畧朱异拒之云云今從太清紀

景又言高

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

笑也臣寧堪粉骨投命讎門

讎門謂  
高氏也

乞江西一境受臣

控督如其不許即帥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

恥亦是三公盱食

帥讀曰率騎奇  
寄翻盱古按翻

上使朱异宣語荅景



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

蓄吁  
玉翻

朕惟有一

客致有怨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

望

史言帝養成侯景之禍以敗國亡身

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

昇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

驎離珍翻李延壽曰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陸天啟亘設蘭錡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啟轍武侯遮迺

清道晨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騫輦轂驅投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手總成規蕭子顯曰尚書外司領武官有

制局監內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倖者率所律翻

昇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美

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驎驗吳郡人石珍丹陽

人驕驗迭為少府丞以苛刻為務百賈怨之

賈音古

異尤

與之暱

暱尼質翻

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傳岐梗直士也嘗

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

比毗至翻

鄙穢狼

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黷知之久矣

心苟無愧何恤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

朱异字彥和

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

難乃旦翻

知惡而不

改天奪之鑒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

景自潯陽之敗南走馬頭戍主劉神

茂迎候之以入壽陽當塗之馬頭也今又自壽陽西攻馬頭則此馬頭在壽陽之西當淮津濟渡之要縛馬頭

以登舟又非當塗之馬頭也當塗之馬頭郡在壽陽東  
考異曰梁書云執太守劉神茂按神茂素附於景無

煩攻執今從  
太清紀典畧

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

木柵在荆山西

執戍主

曹瑒等

瑒音求又渠幽翻

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箠答之

此即朱昇謂景數百叛虜何能為之說也君驕  
皆而臣貪昧禍至不懼以自取敗亡折之舌翻

敕購斬

景者封三千戶公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

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

督

五代志封山縣屬合浦郡

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

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

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以討景正表宏之子仲禮慶遠

之孫之高遠之兄子也

宏上之弟正表正德兄弟皆其子也柳慶遠裴遠皆天監名臣

九月東魏濮陽武公婁昭卒

濮陽木翻

侯景聞臺軍討

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為所困不

如奔淮南

壽陽古淮南郡治所

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

帥讀曰率

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速宜

即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陽癸未

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趨合

肥而實襲譙州

此譙州非潯陽之譙州魏收志梁置譙州於新昌城領高塘臨徐南梁新昌郡

其地當在唐廬和二州之間宋白曰梁大同三年割北徐州之新昌南譙州之北譙立為南譙州居桑根山西

今滁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

考異曰太清紀云十三年陷譙城下又云十

三日以王質巡江過訪典畧上作庚戌下作庚子按此月戊子朔蓋三日庚寅也

執刺史豐城

侯泰泰範之弟也先為中書舍人

先悉薦翻

傾財以事時要

超授譙州刺史至州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

腰輿

者人舉之而行其高纔至腰繖蘇肝翻又蘇早翻蓋也

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

杖責多輸財者即縱免之由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

無戰心故敗唐子詔遣寧遠將軍王質帥衆三千巡江

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降

降戶江翻

因說景

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

乘此際速趨建康

說式芮翻趨七喻翻

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

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

羸倫

翻為

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

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啟

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

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  
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度江之志遂寢其  
議侃曰今茲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

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

盧循之寇建康也徐赤特敗於張侯橋循兵大上至丹陽

郡則丹陽郡治蓋近江渚

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

艘蘇遭翻荻音狄

景將濟慮王質為梗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

陳昕啟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

其恐

不能濟國事也謀徒協翻昕許斤翻

上以昕為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

質知丹陽尹事昕慶之之子也

陳慶之有入洛之功

質去采石而

昕猶未下渚謀告景云質已退

未下渚者未下秦淮渚也謀徒協翻

景使

折江東樹枝為驗謀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已

酉自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

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

晉成帝初

于姑孰僑立淮南郡五代志丹陽郡當塗縣舊置淮南郡

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

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

帥讀曰率

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與

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衆步還建康子一子四之兄也



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

入見賢  
通翻

稟受方略上曰此自

汝事何更問為內外軍事悉以付汝

考異曰太清紀  
云太宗見事急乃

入面啟高祖曰請以軍事並以垂付願不勞聖  
心南史云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今從與略

太子乃

停中書省指授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

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公大臨屯

新亭大府卿韋黯屯六門繕修宮城為受敵之備大臨

大器之弟也

大臨大器皆  
太子網之子

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

街人更相劫掠

更工  
衡翻

不復通行

復扶  
又翻

赦東西治尚方錢

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

軍事以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

劉禪建興

八年立南浦縣屬巴東郡

西豐公大春守石頭

沈約曰吳立豐縣屬臨川郡晉武帝太康

元年更名西豐

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

右衛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

朝直遙翻

推秀之

子

安成王秀上弟也

大春大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諸寺庫

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

攝收也諸寺謂十二寺也藏祖浪翻天監六年

改閤武堂為德陽堂在南闕前

庚戌侯景至板橋

張舜民曰出秦淮西南行循東岸行小夾

中十里過板橋店

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

問之思玉詐稱叛景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

屏必鄧翻

舍人

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

朱异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邪思玉出景啟言异等美

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

朝直遙翻

景又請遣

了事舍人出相領解

了事猶言曉事也領總錄也解分判也領解言總錄景所欲言之事

而分判是非也凡此皆侯景詭言以怠梁朝君臣使無戰心

上遣中書舍人賀季主

書郭寶亮隨思玉勞景于板橋

勞力到翻

景北面受敕季曰

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為帝也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

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遂留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

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

復扶又翻

羊侃區分防擬

皆以宗室間之

間古覓翻

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

能禁

所司謂武庫令之屬

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

天監十八普通七大通二中大通六大同十  
一中大同一至是年太清二年通四十七年

境內無事

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

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

將即亮翻  
少詩治翻

軍旅指撝

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

仗除兩翻憑仗也

辛亥景

至朱雀桁南

桁戶剛翻

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

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

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

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衆開桁

始除一舶

帥讀曰率下同舶旁陌翻大舟曰舶

見景軍皆著鐵面

著陟略翻

退

隱于門信方食甘蔗

甘蔗生於南方狀如紫竹圓數寸高丈餘以刀去皮切食其味甘冷

解頰析醒楚辭所謂泰尊柘漿析朝醒司馬相如子虛賦所謂諸柘者也蔗之夜翻

有飛箭中門

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弃軍走南塘遊軍沈子睦臨

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

景至秦淮南岸子睦領遊軍在南塘度信既走

北岸無兵子睦因得閉桁以度景兵中竹仲翻復扶又翻

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

援信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衆於張侯橋迎

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歔歔流涕隨景度

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

陳讀曰陣歔音虛歔許既

翻又音希著陟畧翻

既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

懼

恟許拱翻

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

近路

郢陵王綸兵時已度江向鍾離西昌侯淵藻時鎮京口

衆乃小安西豐公大

春弃石頭奔京口劉禧元貞弃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

以石頭城降景

降戶江翻

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

子景列兵繞臺城旗旛皆黑射啟於城中曰

射而亦翻

朱异

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

朝直逆翻

臣為所陷欲加屠戮陛下

若誅朱异等臣則斂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

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為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

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既

市

市作答  
翻周也

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

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

竅苦弔翻  
空也穴也

下水沃

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閣將軍朱思帥戰士數

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

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

扇門也

以槩刺殺二人斫者乃退

刺七  
亦翻

景據公車府

蕭子顯齊志公車令屬領軍以受天  
下章奏梁制公車令屬衛尉其署舍

在臺城門外故景得據  
之府者署舍之通稱

正德據左衛府景黨宋子仙據

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

棒部  
項翻

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



士

妓渠綺翻  
女樂也

東宮近城

近臺城也

景衆登其牆射城內

射而亦翻

下臨射亦射弓射同

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

殿及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乘黃殿士林館太府寺

大

中於臺城西立士林館使朱異顧琛孔子祛等遞互講述乘繩證翻

癸丑景作木驢數百

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項木驢石不能破

更工衡翻

杜佑曰以木為脊長一大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潤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蔽其下

昇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用以攻城謂之木驢

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

蠟叢擲焚之俄盡

杜佑曰鷺尾炬縛葦草為之分為兩岐如鷺尾狀以油臘灌之加火從城

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侃之作雉尾  
炬也施鐵鏈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景又作登城樓

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

高居傲翻射而亦翻

侃曰車高塹虛彼來

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

整七翻

景攻既不克士卒

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内外又啟求誅朱异等城中亦

射賞格出外曰

射而亦翻下同

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

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

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

少詩治翻

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

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

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鷺為

景所獲

舊士  
角翻

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

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

復扶  
又翻

侃謂鷺曰

久以汝為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

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趣歷陽

趣七  
喻翻

先遣書給田英郭駱曰

給待  
多翻

侯王已為臺軍所殺國家

使我歸鎮駱等大懼弃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

母奔尋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

應劭曰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求福祥薛瓚曰蚩尤庶人之貧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之以作劍戟

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

天監六年改聽

訟堂為儀賢堂在南關前

下詔稱普通以來姦邪亂政上久不豫社

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

左傳王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朝直遙翻

稷

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為

皇太子以景為丞相妻以女

妻七喻翻

并出家之寶貨悉助

軍費於是景營於關前分其兵二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閣

許伯衆潛引景衆登城

宣城王大器太子之長子也許伯衆為其防閤在東府故得為

景內應姚思廉梁書作許鬱華時為東府東北樓主

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

中戰士三千人載其尸聚於杜姥宅遥語城中人曰

牛語

倨翻

若不早降正當如此

降戶江翻

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

亦以為然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

蹕聲皆鼓譟流涕衆心粗安

粗坐五翻

江子一之敗還也

謂自

采石下流敗還之時

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

其死今所部皆弃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

至此臣誓當碎首以贖前罪不死闕前當死闕後乙亥

子一啟太子與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

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

主帥所類翻  
五帥讀曰率

子一直抵賊營

賊伏兵不動

未測其情  
故不動

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

賊騎出夾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

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

胄赴賊子四中稍洞胄而死

呼火故翻刺七亦翻從才  
用翻中竹仲翻稍與槊同

色角  
翻

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

江子一兄弟駢肩以  
死於闕下而不足以

衛社稷悲夫古人所以重折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  
衝千里之外者也塹七艷翻

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  
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  
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至七  
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  
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  
號哭動地毆烏口翻捶止藥翻羸倫為翻號戶刀翻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  
旬日間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

已下皆親負土執畚鍤

鍾畚布衣翻所以盛土鍾側洽翻所以鑿土

於山上起

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

芙蓉層樓下施棉拱層層疊出若芙蓉花然罽布

也織毛為之高居傲翻罽音居例翻

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

騰客

衣於既翻下衣錦同

分配二山

二山謂東土山西土山也

晝夜交戰不息

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

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

斷音短

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良

降戶江翻

得朱异奴以為儀同三

司异家貲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异



曰話苦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

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

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為之致死凡為奴者皆羣不逞也一旦免之為良固已踴

躍況又資之以金帛安得不為賊致死乎士大夫承平之時虐用奴婢豈特誤其身誤其家亦以誤國事可不

戒哉為千偽翻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

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譽雍于用翻

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

援大心大器之弟恪偉之子也南平王偉上弟也朱异遺景書

為陳禍福

遺于季翻  
為于偽翻

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

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剥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

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

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

從才用翻

錦衣玉食不奪

百姓從何得之

景書及此昇等  
其何辭以對

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

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

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

將即亮翻

長江天

險二曹所歎

事見魏文帝紀

吾一葦杭之

詩國風曰誰謂河廣  
一葦杭之注杭渡也

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

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

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景又奉啟於東魏主稱臣

進取壽春暫欲停憩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

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

去月謂前此月也

屆

此建康江海未蘓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尋當

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敕始承猶

在

承猶奉也言奉近敕始知母弟猶在也

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思念臣

之弱劣知何仰報今輒齋啟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

特賜裁放

景欲卑辭以迎其家高澄兄弟詎能墮其數中邪

己巳湘東王繹遣

司馬吳畢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昕為景

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

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

說式尚翻

使帥所部

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縋馳偽翻

上大喜敕鑄銀券賜桃棒曰

鐫子全翻刻也

也雕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即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太

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

召公卿會議朱异傳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  
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  
外援援兵既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

桃棒之情何易可知

易以  
鼓翻

萬一為變悔無所及社稷事

重須更詳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  
猶豫非异所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啟曰今止  
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

事濟之後保擒侯景

考異曰太清紀南史皆云桃棒  
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

購令從  
典略

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异撫膺曰失此社稷

事去矣

太子綱固多疑少斷朱异撫膺於此時何其晚也

俄而桃棒為部下所

告景拉殺之

拉盧合翻拉其幹而殺之

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

之逼使射書城中曰

射而亦翻

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

將即

亮翻景欲衷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景使蕭見

理與儀同三司盧暉略戍東府見理凶險夜與羣盜剽

劫於大桁中流矢而死

剽匹妙翻中竹仲翻

邵陵王綸行至鍾離

聞侯景已度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

起人馬溺者什一二

盧循之亂劉裕冒風濟江而風止侯景之亂綸濟江而風起豈天之

欲亡梁邪是以善觀人之國者必觀於天人祐助之際也

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

春

沈約志西豐縣屬臨川郡吳立

新塗公大成

即讀曰率新塗或作新塗沈約志新塗縣漢屬

豫章郡

永安侯確安南侯駿

是皆以古縣名為侯國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已改

為武康晉武帝分江安立安南縣五代志無之

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

蕭美璋等

武陵郡梁置武州

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

上時掌

大成

大春之弟確綸之子駿懿之孫也景遣軍至江乘拒綸

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

於是山又以其祖諱鍾改名蔣山

突捷廣莫門出賊不

意賊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

迂音于又音紆

曲也遠也

庚辰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

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

巔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

帝事文皇帝獻皇后孝於鍾山造大愛敬寺以資福

景

陳兵於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玄武湖側

考異曰太清紀云二十

九日典略云壬午今從梁帝紀

與景對陳不戰

陳讀曰陣

至暮景更約明日

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為走即與壯士逐



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趨綸軍趙伯超望見亦引兵走

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

近其

入天

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奔朱方

丹徒春秋朱方之地時為蘭陵武進縣

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悉收綸輜重

重直用翻

生擒西豐

公大春安前司馬莊丘慧主帥霍俊等而還

帝置二百四十號將

軍有安前將軍置長史司馬帥所類翻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曰輿略作廣陵令崔俊南史作直閭將軍胡

子約廣陵令霍萬今從太清紀

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春

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為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

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

毆其背

毆鳥口翻

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臨賀王正德殺

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

高建安太守趙鳳舉

晉安帝分廬江郡立晉熙郡及懷寧縣梁置西豫州隋為同安郡唐

為舒州五代志沔陽郡竟陵縣舊有京山縣齊置建安郡但其地在漢陽與舒州勢不相接壽陽義陽之間有

建安戍蕭子顯齊志及五代志皆不言于此置郡五代志又云黃州麻城縣梁置建寧軍或者史以建寧為建

安與更考各將兵入援軍於蔡洲

將即亮翻考異曰梁帝紀作張公洲今從太清紀

以待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恚驅南岸

居民於水北

此謂素淮水也

焚其廬舍大街以西掃地俱盡北

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鍾離

隋志有封山縣屬合浦郡蓋梁置也

上名

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為南兖州

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

斷音短水經註

邢溝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以地望攷之此歐陽在今真州界按江淮之間地名歐陽見於

史者非一處裴邃移長孫稚欲營歐陽在壽春境上吳喜使蕭道成留軍歐陽在淮陰界

帥衆一萬

聲言入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為

應

誘音西

詢以告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

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

正表

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

都官尚書羊侃卒城中益懼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闕前

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

高居報翻復扶又翻

以

蝦蟇車運土填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

入援建康

將即亮翻下同

庾子發公安繹又遣竟陵太守王僧

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

漢水經竟陵郡入江考異曰太清

紀云僧辯將精卒二萬令從梁書

方等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

以死節自任

為人臣子固當以身許國然存其身者所以存國也兩陳相向勝負未分危機交急

親犯矢石以帥厲將士可一用之耳豈可以為常哉方等以死節自任以親犯矢石為常此其所以敗死于湘川也若方等者謂之必死之將可也若論臣子大節則全其身以全國家斯得謂之忠孝矣

壬寅侯

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

思相吏翻

於城

內構地為樓火纔滅新樓即立賊以為神景因火起潛

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

詳觀上下文景因火起作賊因火起則于

當時事勢文理為明順蓋侯景與吳景殺亂也讀者難以明辨

吳景于城內更築迂城

迂憂俱翻迂曲也

狀如却月以擬之蕪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

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恭  
與左右奔降於景己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  
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  
二土山景象見飛橋迫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  
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

死於城下者豈真賊哉侯景驅民以攻城

以其黨迫盛于後攻城之人退則死於賊手進則死于矢石嗚呼積死於城下者得非梁之赤子乎

乃棄

土山不復脩自焚其攻具

復扶又翻

材官將軍宋凝降於景

凝魚力翻降戶江翻

教之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關前皆為洪流

上徵衡州刺史韋粲為散騎常侍

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都尉立湘

東郡今之衡州按五代志梁置衡州於南海郡含涯縣湘東之衡州隋平陳所置

以都督長沙

歐陽頎監州事粲放之子也

韋放見一百五十一卷大通元年監古衙翻

還

至廬陵聞侯景亂粲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粲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

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

分扶問翻

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

遣使邀祭

使疏吏翻

祭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

京最近

按沈約志江州去京水行一千四百里

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

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

張知兩翻

遣偏將賜隨

將即亮翻下在將同

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

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祭祭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

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

帥讀曰率

祭即送糧仗贍給

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



公洲遣船度仲禮

攷之蔡傳張公洲蓋即蔡洲

丙辰夜蔡仲禮及宣

猛將軍李孝欽

考異曰梁帝紀作李還仕今從太清紀

前司州刺史羊鴉

仁南陵太守陳文徹

五代志宣州南陵縣梁置南陵郡

合軍屯新林王

遊苑蔡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

下流衆軍張公洲之兵也

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議累日不決蔡抗言於衆

曰今者同赴國難

難乃旦翻

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

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

論位次柳在蔡下語其年齒亦少於蔡直以社稷之計

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

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衆請為諸軍

解之

語牛倨翻少詩治翻復挾人翻沮在侶翻為于偽翻

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

之曰

舸古我翻

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

可自相矛盾

韓非子有鬻矛盾者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又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或問之

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可乎鬻者不能對後世矛盾之說祖此

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

有所歸

言將攻之高也

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宣

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

華讀曰花將即亮翻下同

援

軍大集衆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

裴之高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之高弟

姪子孫臨水陳兵連鑱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

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

於陳讀曰陣降戶江翻

之高名善射者

使射其子再發皆不中

使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景帥步騎萬人於

後渚挑戰

據韋瓘傳後渚在中興寺前挑徒了翻

仲禮欲出擊之韋瓘曰

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湘東

王繹將銳卒三萬發江陵留其子綏寧侯方諸居守

守手

又翻沈約志廣州南海郡有絲寧縣宋文帝立

詔議參軍劉之延等三上牋請

留荅教不許

湘東王繹非有自將入援之志也陽為不許耳遲與遲同又音奴寄翻

鄱陽

王範遣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克其羅城攻中

城不克而退範益其衆使復攻之

復扶又翻

東魏大將軍

澄患民錢濫惡議不禁民私鑄但懸稱市門

稱尺證翻

錢不

重五銖母得入市朝議以為年穀不登請俟他年乃止

朝直遂翻

魏太師泰殺安定國臣王茂而非其罪

泰封安定公故

有岡臣

尚書左丞柳慶諫泰怒曰卿黨罪人亦當坐執慶

于前慶辭色不撓

撓奴教翻

曰慶聞君蔽於事為不明臣知

而不爭為不忠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

泰寤亟使救茂不及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丙

辰晦柳仲禮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

分扶問翻

旦日會戰諸

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

粲傳曰青

塘迫近淮清據陳霸先之言青塘即青溪塘也

賊必爭之頗憚之仲禮曰青塘

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閣將

軍劉叔盾助之

為下韋粲敗死張本少詩治翻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